

乡愁悠悠

荻花曼妙舞寒风

江初昕

入冬后,寒意渐浓,天空中不时传来南飞候鸟鸣叫的声音。滩涂上的荻花又开了。那雪白的花穗毛茸茸的,轻如蝉翼般地随风飘摇,找一处干净的草从躺下,看头顶绒绒的荻花在寒风中摇曳。感觉泥土的气息与自己从未有过的接近。阳光暖着每一寸肌肤,浅蓝的天空上飘浮的朵朵白云在眼前晃悠悠。荻花软软的,像棉花。一枝在手,轻轻地抚过脸颊,暖暖的,像母亲的手,特别舒服。风过之时,如雪花漫天飞舞,荻花那小小的像蒲公英般的花瓣在阳光下裹着一缕金黄轻舞飞扬,或随风而逝,或散落于田野的角落。

最喜欢在荻花绽放的季节在河滩上玩耍。相比于荒滩道路两旁,河滩上的荻花要显得整齐划一。平坦的河滩上绿草茵茵,牛羊在河滩上悠闲吃草。我们躺在草地上,看蓝天白云,听河水流淌,甚是优哉游哉。一不留神,草地上的牛羊就不见了踪影,翻身赶紧前去寻找,果然看见牛羊在荻花中吃草。特别是小山羊,雪白的羊毛和荻花极为相似。也可以深入荻花中,用手撕去荻花杆上的皮叶,便露出玉白色的苇秆来,用手轻轻一折,荻花秆就折断了。我们采摘了一大把,聚拢在手里,便成为雪白的一束荻花。轻轻一抖,一朵朵轻盈的荻花随风飞舞。我们一群小孩跟着荻花在河滩上追逐奔跑,玩得不亦乐乎。

荻花开了,也是扎荻花笤帚好时机。父亲是扎荻花笤帚的好手,他手握柴刀,钻进密密的荻花丛中,砍那些粗壮的荻花秆回来。砍回来的荻花秆放在水泥地上铺开,要晾晒上几个日头。等晒干后,用小竹竿轻轻拍去荻花杆上的荻花,一时间,荻花随风曼舞,纷纷扬扬飘向遥远的地方。

父亲坐在院子里的阳光下,扯去荻花秆外面薄薄的一层柴叶,剩下金黄的荻花细末和光溜溜的荻花秆,把荻花秆剖成两半,利用荻花秆本身的韧劲,扎成一小支。再合并到一块,用苇秆缠结实,顶端用刀削整齐就可以了。父亲扎荻花笤帚不用半根绳索和铁丝,全是利用荻花秆的韧性编制而成的。

每至寒风瑟瑟的时节,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故乡漫坡遍野的荻花,雪白而轻盈,以及父亲坐在小院里,满身落满了白花花的荻花。父亲花白的头发和雪白的荻花融合在一起,不禁让我感慨时光深处,岁月静好。纷乱的荻花扰乱不了平静如水的心,一如父亲平凡而清淡的时光。

农艺寻踪

利用水流等鱼入“瓮”

邹德萍

我的家乡,在苏北灌溉总渠南侧,射阳河北边,门前有条不大不小的八丈河,虽不是水乡,但从不缺水,不远处有条干渠,专门把总渠的洪泽湖淡水引进田野的沟沟渠渠,无论走在家乡何处,空气中都弥漫着独有的湖水气息。有水就有鱼,这话不假,从我记事起,我对鱼及捕鱼印象是很深刻的,见识并参与了多种捕鱼方式,之中都饱含着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。最让我钦佩的是农人们利用水的自然流向,不用费劲劳神,让鱼儿乖乖入“瓮”。乡亲们说这叫“淌鱼”。

家乡这地方黄海淤积带地面真高平均只有1米左右,最低的地面仅0.7米,人们利用自然水位落差,在渠上造了几道闸坝,用于调节水位,按照人的意志计划性地把水引进干渠,再进支渠,流入水渠,然后拖网放水,总渠水自流灌溉农田成为家乡独有景观。总渠的鱼很多,鱼随水来,人们发现并掌握这个规律,就在进水口或排水口处,用泥土垒成土坝,低于水位10厘米公分,坝下方不少于30公分处,用网、竹(柳)篮子或芦苇帘子埋入坝内,用硬泥塞紧缝隙,铺几根芦苇、蒲草或小树枝,再用小树枝或嫩嫩支撑托起网、篮、帘等。一切就绪后,就等着顺流而下的鱼自入“瓮”。鱼一旦发觉误入歧途,都会四处突围,几经努力无果后,只得听天由命。为了防止鱼儿蹦蹦跳跳逃跑,农人还在淌鱼具的上方,用柴草或多余的柴帘子等物盖起渔具三分之二,留下尺把高活动空间,这样鱼就很难逃走。白天人们等到的多数是小鱼,到了夜里,放松警惕的大点鱼会成群结队争先恐后的随流而下。第二天淌鱼人会眉开眼笑地收取囊中之物,全家即可美美地吃上一顿“鲜鱼宴”。

地名故事

石埠头降火龙

杨学洲 汪千成

石埠头在盘河镇安石村境内。相传清朝末年,黄广河经常洪水泛滥,铺天盖地的洪水吞没了盐阜平原。农村的百姓经常流离失所,逃荒要饭,哀痛之声震天动地。天庭值日神仙太白金星得知后,主动向玉皇大帝请命,下界平息水患,拯救子民。他手执佛尘,首先驾云到东海龙宫责问龙王:“射阳河地区为何连年发大水祸害百姓?”龙王回答:“小火龙300年前因犯天条,被贬在射阳河南50里的地方,可能是它在作祟。”太白金星立即驾起云头,到射阳河的西南方俯视地下,果然看到地下10丈处有一条火龙,头在西北尾在东南,身子不停翻动。太白金星降落到地面,变成一渔夫,手执鱼叉,肩背鱼篓,来到一户姓赵的人家,要了一块小石头拿在手中,口中念念有词,然后将石头丢在地下,镇住龙尾。尔后,太白金星又向西行十来里,到安家洼的黄泥墩上取了一撮土放在洋沙河两岸罩住龙头。从此,这里就再没有遭受大的水灾,人们都叫这里是“石埠头”。



风光四季

滩涂雪

孙成栋

是谁,在滩涂着梦的季节,随风而来,邀鹤共舞天宇? 蒹葭苍苍,白了思念,白了发梢,白了露痕,白了西窗,白了滩场……却看不见,万里之外,寻鹤人的面庞。

伴着落日的雁阵,在季节的裂隙处穿针引线,悠悠缝制那件叫作岁月的衣衫。雪瓣如鹭,归巢鸟唱,静默地绽放在湿地空空的,是被鹤鸣洗亮的月光。

雪羽,在瀚海的目光里飞翔,但你看不到它的翅膀;雪鹭,在蓝天的祝福里游动,但你听不到它的尾音。盐碱地上的每一枚枯叶,却在心底默诵着,来自雪蕊生命深处的赠言。

一场纷纷扬扬的叮咛,飘拂成软如蕨草,细嫩柿霜,厚若柳絮,浓似陈酿,绵赛春溪,洁盖丝绸的温柔。那吹着灵魂的羽翼下,野着水不稀稀的黎明,缭绕着生生不息的潮声,紫影,炊烟,晚霞,鹿呦……

碎碎的日子,细细地漫过高滩,写下几多窈窕的故事;短短的歌谣,长长地掠过天际,诉说几许惆怅的心绪。一坨土灶,不知烟热了多少孤寂;一旺篝火,不知映亮了多少记忆;一场大雪,不知深了多少相思,浅了多少足印。

雪落滩涂,宛若种下串串音符,不经意间便奏响绿色的乐章。每一缕,都是世上最美的天籁,装点着白皑皑的滩床,充盈着永恒的宁静。那被雪窖包裹的



陈年旧事

第一次进澡堂

王冠成



小时候,我们夏天洗澡都在河里。我家屋后有河,河水清澈,水深不到2米。只要有一个人先到河里,马上周边的小伙伴闻讯都会跟着跳到河里,大家在河里你追我赶,相互泼水嬉闹,倒也很快乐。我们一起学游泳,有时还捉虾摸鱼。当然家长一旦发现我们只是几个小屁孩偷偷下河洗澡,有时要打屁股的。

可一到冬天,我们很少愿意在家洗澡,都奢望能去镇上的澡堂子洗澡。因为在家里洗澡比较冷,只能用水缸或洗澡盆子,虽然放上一些热水,但家里门窗密封性能差,烧的热水不用了没几分钟就感觉冷了,有时冷得浑身发抖。

12岁那年,听说镇上的供销社有个集体浴室对外开放,于是总奢望能去洗一把澡堂子过过瘾。后来就将这个愿望跟戴兵、项华等几个要好同学说了,他们也有同

眼泪,成为这片处女地上——最后一枚冰凝的琥珀。透过季节的泪眼,雪瓣用离别翻阅大地的笔记:河流,月色,草垛,田垄,石碾,鸟窝,枯苇……然后,给光阴献上一幅素描,默念彼此生命里的花开。一块在雪浴里敞开心扉的石头,被异乡的青青覆盖。只需一个滴落涛声的句子,就读懂了,世界有多辽阔。

那片河坡上的最后一朵野菊,在黄昏的雪幔下,打开又闭合。思绪飞回过往,看得清心春见的所有秘密。北风吹乱了词行,吹乱了芦花与秋月的对白。

纤尘不染的帷幕,徐徐拉开,托出一片高地阔的泽原。一种野性,以无声的呼啸,叩响春天的门环。当浊浪的节拍,跟上血液舞动的脚步,一种青翠的语言,开始潺潺流淌。

平仄仄仄的赶海号子里,晨曦穿过雪帷,染透匆匆转场的蟹群。

走近,拥抱,唏嘘,或者远去,这世间的灵物呵,将爱与希冀献给未来,省略了身后茂密的水草。

如果岁月可以风干,我愿在枯黄的故事里等待。等到春回故园,你温暖的眼神,在雪地的回忆里湿润。

掀起雪帘,倾听灵魂抽穗的声音。每一瓣乡愁,都是岁月划痕里的断章。

时光流年

石碾记忆

陆军

在农建四师陈列馆的粮囤旁,有一个石碾静静地躺在那儿,看到石碾的模样,不禁让我回想起儿时有关的往事来。

在淮海农场一分场四连东南角泥土场的草地上,常年躺着两三个石碾,石碾的表面有“V”形的,也有平滑形的。常年暴露在外岁月剥蚀,连接石碾原本光滑的木棍已龟裂,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更沧桑。

石碾其实是一种用以碾压的农具,一端略大,另一端略小,宜于绕着一个中心旋转。用来轧大豆,蚕豆或麦子、稻谷等农作物,也用于碾平压实泥场之用。记忆中的石碾是用老牛或小型拖拉机拉,在石碾飞快而又沉重地旋转中,把谷物从包裹的壳中挤压出来或压实地面。

春日播种,石碾闲歇,默默地守候着夏收的来临。有时人们在场地上闲聊,总会有人或蹲或坐在石碾上,絮叨着年复一年春秋收获斑驳的往事。

夏秋收获到来之际,也是石碾最为忙碌的时节。为了晒麦打稻打豆,连队里早早地把泥场耕犁了个遍,然后浇上水,用老牛拖着石碾一遍又一遍地碾压,浇水碾压再浇水,就这么一直要压上好几天,直到把泥场压得又光又硬为止。这时距离收获的日子就不远了。

谷物成熟时,就被搬到场地上翻晒。在暴晒的过程中,又把套了笼嘴(防老牛吃粮)的老牛赶着反复碾压。随后人们用叉子把肥料翻过来,再次暴晒,等壳壳晒干易爆时再次碾压。粮食就一粒粒被挤压到下层的面面上,等待着最后的清扫收获。

大人在碾压间隙时,我最喜欢拿着鞭子赶着老牛模仿大人甩鞭赶牛,听着石碾“吱吱呀呀”的声音,这时往往会引来大人们一顿训斥,只好悻悻而去。但没人时,我们几个小孩常常推着石碾在场地上到处滚,有好几次还把石碾滚进了河,我们几个人大惊失色,个个保守秘密,不敢外说。但我们最后还是逃不了大人们的一次呵斥。

后来,随着拖拉机的普及,老牛就被拖拉机所取代,相应功效也提高了。又后来,随着拖拉机、自走式收割机的加盟和水泥场建设速度的加快,石碾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恋恋不舍地退出了生活舞台。

风俗拾萃

冬至吃南瓜

冯小雨



冬至即将到来。在一天,盐城人要喝南瓜汤,吃南瓜饼。

据民俗学家们研究,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制定的一个。唐宋时期,冬至与过年并重,这一日,最穷的人家,借贷也要更易新衣,备办饮食,享祭先祖。由于冬至既是一个节日,又是一年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节气,处于季节转换时期。对于大冬这一天的天气,一般人都很留神。本地有“晴冬烂年”之说,即如果冬至天气晴朗,昭示过年肯定是阴天,不是下雪就是有雨,所以人们最怕的就是“暖冬”。他们认为,天气该冷不冷不是好兆头,不仅于田野庄稼不利,容易旺长,难保来年丰产丰收,即便对人和牲畜也很不利。

为了消灾避祸,盐城冬至的风俗是,大冬这天早晨日出之前,家家都要喝南瓜汤,一般人家还会用赤豆和南瓜共煮,以汤代粥。也有的人家,常以南瓜和面粉相和做南瓜饼。老盐城人之所以在过冬至吃南瓜,有一个传说。据说,很久以前在范公堤西有对姓相的老夫妻,平时爱种南瓜,而且长得又大又好。每年秋天,老夫妻都要收藏一屋子的南瓜。他们把南瓜当宝贝,可别人并不当一回事。有一年灾荒,饥饿的人们想起了相爹爹的南瓜,老夫妻毫不吝惜,用此救了不少人的性命。由于这一天正好是冬至,于是冬至吃南瓜的风俗就这么沿袭了下来。

随着历史的发展,新时代的迈进,虽然冬至节日的重要性有所降低,但丰富的节日内涵依然世代传承。现盐城仍有冬至早晨日出之前,喝南瓜汤,吃南瓜饼的风俗习惯,还有人家用赤豆和南瓜煮粥吃。

1984年,老北街被拓宽了,那几间做吊炉饼的平房也被征用了。

吊炉饼,从此只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了。倒是在大街上能偶尔听到电喇叭在吆喝“卖大饼——”,是北三县人的口音。



家乡味道

香脆的“吊炉饼”

刘百生

苏北人做的大饼,是纯面粉用酵头发酵再炕出来的。面要发得很软烂,那样,炕出来的大饼才能外面脆硬里面松软,才会有许多的孔。卖大饼的人要用刀将它切成一块块的卖。

小时候,听大人们说过一个懒人的故事。妈妈要外出几天,将已经长大成人的懒儿子独自放在家里。怕他没吃的,就特意买了一整块大饼,中间掏了一个洞,套在懒儿子的颈项里。几天后,妈妈回来了,懒儿子竟然还是饿死了——他只好将嘴能够得着的饼吃了,够不着的地方,也不晓得动手,挪一下。

家乡有家做“吊炉饼”的,几间平房,几根木头的顶梁柱子。做饼的主力是一位帅哥,他的妹妹负责卖饼,也给他打下手。他们的母亲则在一旁帮着照看着,偶尔也帮着收钱,称饼。

吊炉饼的妙处就在特制的锅盖上。那锅盖,是用一口锅做成的。锅口朝下,锅底上堆敷了很厚重的泥,形成一圆锥形状,顶部有一个大铁扣。

面发得很软。饼胚子擀好了,刷一层糖料子,再密麻麻地撒上芝麻。饼胚子入锅之前,先用一根专门的吊杆,将那重实实的锅盖吊到炉子上去烤热,同时将平底锅在另一炉子上预热。饼放到锅里去之后,整理好了,炕到饼坯快要涨到锅口的时候,将这锅盖连同锅里的饼端离炉子,再将烧热的锅盖吊到锅上去盖起来,为的是继续来炕饼的上面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叫“吊炉饼”。

炕好了的吊炉饼,比大饼要厚得多,饼面子也香脆得多。要吃那吊炉饼,最好要趁热,冷下来了,就少了许多味。

当年的吊炉饼,是一斤粮票、二角多钱买一斤半。